

论 5 喜福会 6 中华裔女性的主体构建

章晓宇¹

(湖南女子大学 外语系, 长沙 411100)

摘要: 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 5 喜福会 6 突出地再现华裔女性的主体构建问题。小说通过 / 母亲 0 与 / 文化 0 的文化隐喻, 以及母女关系背后的文化斗争, 揭示了美国华裔女性在种族、性别夹缝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从而指出华裔美国女性主体建构中的矛盾与迷失。

关键词: 谭恩美; 5 喜福会 6; 华裔女性; 主体性

在人类认识过程中, 主体是自我认证的最重要环节, 是获取自我存在认证的先决条件。而自我意识其实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观念, 它代表着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总体把握, 这种把握是以个性意识的显现为表征的。/ 认识你自己 0 不是根本目的, 它只是认识他人与人类的同义语。自我意识的两种层次, 一是康德、黑格尔定义的局限于认识、精神本体层次, 一是心理活动层次, 二者结合才有了现代文化层次上的自我意识。也只有进入文化里, 自我意识才能充分地达到对于人类自身总体把握与个性意识显现的结合。把这一思想拿到谭恩美的作品中去分析华裔美国女性主体建构过程, 我们会发现这十分适用。只是在谭恩美的笔下, 这个过程充满着矛盾和困惑、否定和反否定。本文将以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理论基础, 通过其变化发展的母女关系来分析新一代华裔美国女性是如何在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大背景下迷失, 又如何异族文化中最终艰难地构建其主体。

一 背离文化 主体迷失

追寻 / 自我 0, 发现 / 自我 0 是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母题。二战以后, 西方价值观念崩溃, 发生文明危机, 美国出现了 / 迷惘的一代 0、/ 跨掉的一代 0 青年。而美国的少数族裔作家由于种族性别、出身等各种原因, 其所代表的阶层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职业又使他们与主流社会密切联系。因此, 他们有强烈的失去自我的感觉,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应当属于哪个阶层, 在社会生活和

个人精神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感到精神分裂的痛苦。在文学创作中, 这种反映自我失落的主题随处可见。

朱迪丝 # 巴特勒在 5 肉体之尊 6 一书中, 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认为事物存在于两种对立的力量之中, 任何一种存在状态都是对立双方此消彼长的结果。她认为, 主体形成的过程就是对 / 卑劣 0 成分坚持不懈的否定过程。^[1] 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在 5 喜福会 6 中, 为了说明新一代华裔的内心世界, 说明异质文化对华裔的限制以及她们所处的边缘位置, 作者采取了母亲和女儿的双重话语方式, 即母亲不断地述说, 女儿不断地重说。在这种以女儿为主来反映这种复杂的内心世界时, 双方都在不停地摒弃依附于自己主体内核上的 / 卑劣 0 成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 5 喜福会 6 中的母亲形象就是华族文化的隐喻, 而女儿则是美国文化的缩影。对于土生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 在她们的主体中首先要摒弃的就是她们的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华族文化, 这样她们才能够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在她们对抗母亲, 蔑视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里, 在对母亲们中国式的苦难、中国式的教育、中国式的家庭亲情、中国式的喜悦幸福视而不见时, 表现得非常自然; 她们处处都想证明自己除了皮肤的颜色没法改变, 其他一切都与华裔无关, 自己是地道的美国人。这种向往同化的思想在故事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是, 女儿们都毫无例外地找了白人男性作丈夫。正如许露丝在审视自己的婚姻时所写:

¹ 收稿日期: 2008- 11- 04

作者简介: 章晓宇, 女, 湖南长沙人, 湖南女子大学外语系讲师, 武汉大学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我不讳言,特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那些与我的哥哥和我所认识的中国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他的鲁莽,他的执着,他的自信与固执己见。他的瘦削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和颀长的身材,他的壮实的手臂,还有,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

白人男子的/执着0、/自信0、/颀长的身材0和/壮实的手臂0映衬的应该是中国男子的刚毅不足、缺乏男子气概和体格瘦小。露丝意图通过婚姻来进入美国中产阶级和主流社会。然而若干年后,当勇士遭遇苦难一蹶不振,再也不愿扮演骑士之后,王子与公主的美满婚姻童话就濒临破灭。

再来看薇弗莱。她的第一任丈夫马文,斯坦福大学的高才生,打得一手好网球,有着突出的小牛腱一样的肌肉,笑声极有魅力,很性感,就是这样一个在她眼里完美无缺的男人在她的母亲眼里却是:懒惰,没有家庭责任,瞄女孩的大腿,对家人小气,这样的论断让女儿怀疑这是母亲的一种诅咒,甚至觉得正是这种诅咒坏了她的婚姻。当薇弗莱把她第二次找到的完美男人里奇带到母亲眼前时,母亲似乎又一次用她/多端的诡计0,将里奇从一个完美的人变成了一个有一身毛病、令人烦心的俗不可耐的凡人。在母女矛盾冲突的过程中,薇弗莱将恋爱失败归咎于母亲,许露丝陷入白人男子英雄救美的情结,这一切都表明女儿们急切地想将她们身上的华族成分剔除干净,从而建构自己的美国认同。然而,结果是什么呢?婚姻失败,爱情失败,一个个的同化梦破灭,女儿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生存的尴尬。在母女关系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谭恩美暗示华裔美国人主体性的迷失和分裂:

我看着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出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哪一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舍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

龚琳达的迷失,正是小说所极力要表现的在文化冲突之下华裔女性主体的迷失。小说中的吴精美、薇弗莱、丽娜、许露丝也包括作者谭恩美在内的所有远离本土,生活异域的年轻一代女性,她们的生活是西方式的,但潜意识里的文化方式却是东方的,尽管她们对自己/根0的文化很陌生,甚至排斥,然而有意无意之间,潜在的传统文化意识总会悄悄袭来,使她们既不同于美国女性,又有异于中国女性。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错,造成了她们主体迷失。她们必须要走出另外一条路,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女

性主体。

二 回归母亲 建构主体

在探索女性语言的女性主义者之中,无论是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0,露丝·艾瑞格瑞的/女人腔0,还是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0,都是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父权制内部的颠覆力量。艾瑞格瑞提出,女性的颠覆力量要建立在/女性谱系0之上,在这种女性谱系中,女性与女性之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2]在向女性自我回归,向母亲回归这一点上,西苏与艾瑞格瑞的理论立场一致,她认为:/女性文本应该彰显女性写作同母亲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女性文本应该强调-声音.,而非-目光.,母亲的声音、她的乳房、奶水,永远环绕在她和她的读者周围。^[3]由此我们看到女性写作的颠覆意义是:通过写作回到与母亲合二为一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也就回到了未经父权制文化扭曲的原初的女性自我。^[4]

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在自己风雨人生的经历和白人社会的现实遭遇中,在感受到处于双重文化的尴尬之后,已到中年的女儿们终于发现自己身上的族裔特征,纷纷重新转向母亲这一头,开始认真倾听母亲的故事,感受母亲的爱,体察母亲的苦心。许露丝在心力交瘁,面临崩溃之时,是母亲对她说:/你必须挺起身子,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0;龚琳达教会女儿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却终于让女儿明白对她的指指点点只是源于对她的爱;映映·圣克莱尔也因为爱,决定用痛苦的尖角触痛女儿,让她醒悟过来,让女儿终于恢复老虎/斗0的本性,敢直面事事都与她平均付帐的白人丈夫;只能在母亲去世后才去试着了解母亲故事的吴精美,也最终返回中国和在中国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当她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内心中涌现的亲情感就显得格外强烈和可信:

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向我挥着手,手里高举着我的照片,我一走进大门,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团,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紧紧的拥抱。

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逐渐明亮的画面,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一样的嘴唇,我们看见妈妈了,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开始成为现实,

至此,母女的认同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国界和文化,地域的中国在女儿内心终于转换成一种情感的中国。这成了5喜福会6主题表达的最强音。而此

时的母亲更是一个大写的/母亲0形象,她既是中国的具象,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毫无疑问,这个充满希望的结局在暗示)))女儿们最终都部分地回归她们的中国文化遗产。

斯图亚特#霍尔在论及有关认同的观点时说过,认同本身是一个寻觅与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处于文化的夹缝中,华裔美国女性不仅是美国主流眼中的/他者0,也是中国人眼中的/他者0,在成长过程中她们想要保持一种完整的自我人格,无疑要经历种种误解、苦闷,甚至难以忍受的情感痛苦和心路历程。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她们都曾进行过激烈的抗争:曾试图挑战母亲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也曾反对过母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但最终发现,拥有她们的家族、她们的母亲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相反,倘若失去了她们继承的中国文化,她们就会象露丝那样,整日感到/糊里糊涂,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是黑蒙蒙的0,^[5]只有重新认识她们身上的中国部分,并重新建构她们的文化认同,才能成为一个能够被接受的的文化意义上的华裔美国人。

文化、族裔终于得到认同,但作为女性,华裔美国女性的主体建构不仅仅涉及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而且涉及到性别认同。在女性认同问题方面,我们可以由母女两代的歧异看出。母亲一代:吴素云、许安梅、龚琳达、映映#圣克莱尔,在旧中国时,由于她们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卑微,长期逆来顺受,自我意识单薄。到美国后,她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角色转换得很彻底。她们再婚,有了新的生活和家庭,对自己和家庭生活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虽然她们身上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女性含蓄退让、谦虚隐忍的美德,但也许是因为当年在中国,她们受到太多的压抑,以至于在后半生,这些母亲非不再是逆来顺受的玩偶,而且被塑造成具有强烈支配欲和占有欲的女人。她们一再地拔高对女儿们的期待,强迫她们实现高不可攀的目标,其结果是/高得离谱,我们除了失败,别无他途0。

女儿们的女性认同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精美认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女孩子,分数达不到A级,当不上班长,进不了斯坦福大学,她认为她就是她自己,而不是成为天才的料;薇弗莱小时候就宁愿放弃下棋天赋,也不愿成为母亲到处出风头的工具,

长大后和母亲所反对的男友马文私奔,之后婚姻失败独自带着女儿做着单身母亲;许露丝虽然曾沉迷在一种英雄救美的童话式的婚姻幻想中,但最终露出虎的本色,和白人丈夫说/不0;丽娜则一直和自己的白人丈夫在家庭生活中分摊着每一毛钱,显示着自己的独立,,在母亲眼里,女儿们的这一切也许都是叛逆、不懂事,甚至不可理喻,但不可否认,在与母亲鲜明的对比之下,女儿们无疑显示出了第二代华裔美国女性坚强、独立,英勇面对困难,积极解决问题的新女性气质。

华裔美国女性的主体建构离不开族裔、文化、性别的身份认同,三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影响,抛弃任何一方,其主体性必将是不完整的、分裂的。在5喜福会6中,我们从华裔美国女儿们的人生际遇,看到了华人女性离家去国后异乡生活的艰辛,看到父权制、种族主义俯视下保持独立主体性的不易。现代女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个性觉醒,能自觉地选择,不为外力所左右。从一定程度上说,现代女性不再仿效男性行为方式,而成为执拗、充满自信,具有个性追求的人。谭恩美的作品以其明朗洒脱的文笔为现代文学创造了聪颖、开朗的具有一定个性的现代华裔女性新形象。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不仅最终放下了社会和传统给予她们的心灵负载,而且学会了用女性真挚的内心体验去充盈女性平静的自信。女性现代意识已经不是一种警戒与敏感,而是真切融入女性身心,坚强冷静地承受生活创痛。

参考文献:

- [1] 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32
- [2]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7
- [3]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41
- [4] Nancy Chodorow.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Sociology go Gende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03-204
- [5] 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5:119

(责任编辑:卫 华)